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拉美研究

郭 洁

内容提要 中国的拉美研究在过去 60 多年间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亦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以日本和韩国的拉美研究作为参照,通过对中日韩三国拉美研究的源起与发展、高校课程设置、研究人员构成、学术平台及其作用、重点议题分布等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的拉美研究当前面临着语言学习与地区研究联系不紧,多领域、跨学科研究未获应有重视,研究中偏地区轻国别、偏政策轻基础的取向明显等结构性问题。加强研究人员西葡语语言能力建设、提升研究人员综合学科知识素养,细化拉美地区国别研究与增强针对拉美地区的基础性研究,应是当前推进国内拉美研究纵深发展的优先选项。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拉美研究 中国 日本 韩国
比较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将东欧称作“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好像恰恰相反,在这片广袤的区域,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默契与相似。如同“东欧”一样,“拉美”也并非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较之前者,它有

* 郭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其中涉及语言、种族、政治等多重因素。根据比较规范的分类,这一区域大致包括北起格兰德河(墨西哥称北布拉沃河)南至好望角之间的33个国家和十几个领地或属地。前者包括地理上属于北美的墨西哥,位处中美地峡的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南美大陆上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巴西、委内瑞拉、苏里南、圭亚那,以及位于加勒比海的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多米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后者涵盖讲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讲英语的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讲法语的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巴泰勒米、法属圣马丁,以及讲荷兰语的阿鲁巴、库拉索、荷属圣马丁、荷兰加勒比区等。

作为一名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笔者深感拉美这块土地天然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抵挡的特殊魅力。在这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用所谓常理难以解释的组合与撞击:剧烈的社会变革、曲折的经济发展、军政与民主的诡异交替、革命而破碎的历史、惊人的贫富差距、奇妙的种族关系、变动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同处西半球的北方近邻毫无遮掩的爱与憎……当然,还有出色的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等等。不夸张地说,在以地域为划分单元的国际社会中,拉美可算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由于彼此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历史联系有限,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拉美仿佛是一片催生奇异幻想之地。从学术研究来看,由于各种原因,拉美研究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一直处于相较边缘的位置,所受关注和重视虽近年有所提升,但总体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研究现况,同其他地区和国别研究一样,成绩与问题并存。本文从发展历程、教学研究力量与平台、学科分布及关注议题等不同线索出发,尝试勾勒出中国拉美研究的现实轮廓。为避免漫无目的地描述或毫无依据地评论,本文选取了各方面较具可比性的日本和韩国的拉美研究作为参照,相关比较贯穿始终。

一、中国拉美研究的“断代史”

中国拉美研究的源起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中国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学术关注始于何时?其二,当前语境下的“研究”又始于何时?就前者而言,据北京大学拉美研究学科奠基人罗荣渠先生考证,中拉双方在近代以前有文字

记载的历史中并未有过直接交往,真正的接触始于16世纪初,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达·伽马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之后。当时,欧洲与中国之间传统联系的主干道开始从大陆转向海洋,遂有了中国与美洲的间接接触,文化联系也在此后随马尼拉商帆贸易纽带的增强悄然生发出来。^①到明清时期,一些关于拉美人文、历史等介绍性文献开始出现,诸如清朝徐朝俊撰写的《高厚蒙求》,据称为中国学者编撰的最早记述有拉美史内容的著作;再如,林则徐撰写的《四洲志》中,也有关于智利阿劳坎人英勇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片段等。^②不过,根据国内拉美学界的主流看法,无论明清时期还是与拉美国家有更多交往的民国时期,那些关于拉美的文字顶多称得上对这一地区的“介绍”,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至少,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既无专业人才又无专门机构,“研究”必不可少的学术平台也是完全不存在的。故此,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应被视为更适宜的起点。^③如果从后一种观点出发,过去60多年中国的拉美研究可粗略划分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开始前的初创期、“文革”十年的中断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发展期。

首先来看初创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回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拉美教学与研究最早是从聚焦历史问题开始的,当时随高校院系调整的结束,国内一些综合类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相继开设了世界史专业课,与国内政治形势相适应,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成为其中重点讲授内容之一。此时,拉美史尚不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1959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是年元旦,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次年9月,中古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古巴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东西方冷战及中苏两党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的背景之下,拉美研究在中国很快受到了特殊重视。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率先设立了拉美史研究班,并由时任讲师的罗荣渠先生开设了拉美史课程。此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高校历史系也纷纷开设了拉美史课程。1961年,中国首个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1964年,一些高校历史系也相应建立起了拉美史研究的专门机构,诸如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巴西史研究室

^① 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1—14页。

^② 王晓德、雷泳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50页。

^③ 同上,第152页。

(后改为拉美历史研究室)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所也设立了自己的拉美史研究室。同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拉美史研究生。整个初创时期,北京大学罗荣渠、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复旦大学程博洪、南开大学梁桌生、武汉师范学院黄邦和等几位学者为中国拉美问题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学科建设也相应获得了较快发展。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成就之外,也多少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视野、思路和方法都显然受到了时代背景(冷战)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束缚,学术研究自觉不自觉地渗透着浓厚的政治气息,多数热点话题都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还表现出某些“结构性障碍”,比如,研究拉美的人绝大多数未到过拉美,对研究对象缺乏感性认识;懂西语的人甚少,研究人员很难直接阅读拉美国家的文献;此外,一手资料本身也较缺乏,不少外文资料系由英文和俄文翻译而来,等等。^①

中国的拉美研究在其初创期尽管有上述的一些不足,但总体当予以充分肯定。若无前述一批学者克服困难、辛勤耕耘,中国(特别是高校)拉美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建设难有今天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仅是拉美研究,几乎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被迫中断,并遭受巨大挫折。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形势虽发生了某些改变,特别是智利、秘鲁、牙买加、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巴西等一批拉美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拉美加深了解与认知的现实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但学术研究事实上并未得以恢复,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先生的代表作《拉丁美洲国家史稿》获得出版,可算此期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外了。^②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1976年4月,“文革”前业已划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文革期间被撤消建制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恢复运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多的知识分子重回书斋,拉美研究也同其他学科一样,逐步走上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恢复或增设了拉美史课程,原来的研究机构也再度活跃起来。此后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伴随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拉美也呈现出动荡与变革:中美洲深陷战乱、债务危机在整个地区扩散蔓延,还有滚滚而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国拉

^① 参见徐世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2—13页;王晓德、雷泳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52页;洪国起、韩琦:《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第25—26页。

^② 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美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中断的研究要拾起来,落了十年的课要补,还需要对相关动态予以密切跟进与追踪。在此期间,力量相较雄厚的拉美史学界,就关切话题展开了许多新的探讨,涉及美洲的发现、西葡殖民史、拉美反殖反帝斗争史、美拉关系史等。^① 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则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拉美的对外开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拉美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变化,拉美的民主化运动与政治思潮等问题领域。^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拉美研究相较此前表现出更为均衡的发展态势。在历史研究方面,越来越多此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话题被更为严肃地纳入研究视野,其中包括国际拉美学界已有大量精深研究的古代印第安文明、史学理论等。^③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罗荣渠先生的影响带动和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关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取得更多成果。^④ 在现状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是拉美民主转型与巩固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与危机并行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自然地受到关注,诸如政治制度变迁、金融与财税改革、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此外,拉美地区一体化问题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⑤ 20世纪90年代,国内拉美研究的各项条件较之前十年也有了不少改善,有两点特别需要指出:一是人才培养日趋制

^① 参见如洪国起:《哥伦布“发现”美洲价值判断体系初探》,《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5期;罗荣渠:《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郝名玮:《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土生白人地主阶级的特征》,《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周世秀:《葡属美洲与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比较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1期;张文峰:《从〈门罗宣言〉到“睦邻政策”:兼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 参见安建国:《拉美国家对外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1期;苏振兴:《关于拉美的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2期;徐宝华:《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3期;卢后盾:《南美洲六国“民主化进程”初探》,《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4期;杨白冰:《当前拉美的政治思潮和发展趋向》,《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4期。

^③ 如朱伦、马莉:《印第安世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胡春洞:《玛雅文化:论玛雅与华夏文化同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冯秀文:《墨西哥史学理论探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等。

^④ 罗荣渠先生的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学界围绕拉美现代化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同期及其后相关成果包括: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金计初等:《拉丁美洲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计初:《现代化理论与拉美现实》,《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张家哲:《拉丁美洲: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⑤ 参见如沈安:《拉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性转变》,《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1期;石瑞元:《拉美地区一体化模式和机制的变化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期;徐宝华、石瑞元:《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拉美国家进行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新生:《拉美经济一体化及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12期;洪国起:《玻利瓦尔主义与拉丁美洲一体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度化和规范化。一批高校与科研院所(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设立了拉美史或拉美相关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和/或博士点;二是与国际同行及其前沿研究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由全球拉美问题专家集体参与写作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国内获得翻译出版,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①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虽同前述几个阶段存在明显承继,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最近四五年间,伴随着双边贸易、中国投资不断增长,拉美研究也逐渐同步升温。大概十年前,不少学界前辈还在为人才流失及地位不断边缘化而深忧,而今,如果就新人新面孔、各类成果和会议,以及对外交往的数量或频率来看,中国拉美研究的总体形势堪称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如前,变化背后实无特别深层的原因,最终,商业的力量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的中国与拉美绑在了一起。从“魔幻”到“现实”,有时不过是一步之遥。与此相适应,拉美研究的整体风向也开始发生一系列看得见的变化。首先,凡与“中拉”相关的议题组合——从经贸到政治、外交、历史以至文化——都毫不意外地成为了拉美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其次,此前多少清晰可寻的那种分散的、个体的学术兴趣,正在为整合的、集体的现实兴趣所取代,拉美研究的“系统性”逐渐凸显出来。诚然,变中亦有不变,比如,中国的拉美研究依然关注作为“他者”的拉美,特别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从左翼的重新崛起 to 右翼的“卷土重来”,从前者实施的进步主义政策到后者努力实施的务实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等等。

二、日韩两国拉美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虽说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好像对于异域的人和事物总会自然生发出观察、记述、研究的兴趣,然而,相向而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东亚与拉美之间若非有现实力量的推动,要产生出深入了解彼此的冲动也是不易的。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拉美研究的出现及其后发展,都与双

^①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s.1-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2008. 《剑桥拉丁美洲史》系剑桥世界史系列中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全套丛书共计 11 卷,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拉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民族、人口、宗教、思潮、建筑、雕塑、绘画、诗歌、音乐、文学、教育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文版从 1991 年开始推出第一卷,此后用时 22 年,完成了除书目评论卷外的全部翻译出版工作。此套译著被公认对推进中国的拉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森根:《〈剑桥拉丁美洲史〉全卷中文版后记及补记》,《拉丁美洲研究》2012 年第 12 期;林被甸:《要充分估计〈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影响和意义》,《拉丁美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方接触后产生的现实认知需求紧密相关。

在日本,关于拉美研究起于何时,从时间界定上也大致会涉及到两个层面。其一,如果只谈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则可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视为起点,那时日本开始向拉美国家移民。1893年,132名日本移民被一个名叫沃尔特·T. 弗格森(Walter T. Ferguson)的美国经纪人从夏威夷带到危地马拉,在当地咖啡和蔗糖种植园中做苦力。1897年,第一波由日本政府支持的移民队伍抵达了墨西哥。1899年,太平洋南岸的秘鲁迎来了首批日本移民。20世纪初,受巴西“咖啡繁荣”的吸引,日本政府于1908年开启了对巴西的大规模移民输出。概言之,移民现象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日本关注拉美的原初动力。^① 其二,若把“关注”与“研究”严格区别开来,则上述起点需向后推30年左右。20世纪30年代前后,两个趋势带动了日本国内拉美研究的产生。一个是日本人移民拉美高峰期的到来。在巴西,这个时期大致起于1928年止于1934年,据统计,此间有约十万日本移民抵达巴西,为1908—1941年间所有日本移民人数(18.8985万名)的一半以上。^② 神户大学因地处日本移民离港始发地,后来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另一个是日本在拉投资活动的展开,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农产品种植、丝/棉纺织,铸铁等。在商业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国内开始了对拉美经济的研究。移民和经济这两组问题,此后在日本拉美研究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前文提到,中国的拉美研究曾因“文革”中断十年之久,日本拉美研究的中断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新一波移民拉美的浪潮,人数虽不及战前,但亦相当可观。以巴西为例,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協力機構,英文缩写JICA)的数据,1952—1979年间,约5.2839万名日本人移居巴西,绝大多数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③ 在拉丁美洲,除巴西外,日本移民的其他目的地还包括乌拉圭、玻利维亚、阿根廷、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资助社会科学家围绕在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生活状况等议题展开研究。此外,20世纪50、60年代也是日本重新并不断加大对拉投资的一个时期,采矿、钢铁、造船、汽车、机械制造及渔业等是当时几个重

^① 关于日本早期拉美研究的历史,参见 Hiroshi Mitani,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 in Earl J. Pariseau, ed.,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5, pp.457-463。

^② Christopher A. Reichl, “Stag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ity: The Japanese in Brazil, 1908—1988,” *Ethnohistory*, Vol.42, No.1, January 1995, p.37.

^③ Ibid.

点领域。与投资同时获得快速增长的,还有日本与地区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额。受形势变化影响,从事拉美经济研究的日本学者开始探讨一些更为深层的话题,以期找到地区经济发展逻辑的系统性解释。^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30年间,日本拉美学界在研究领域拓展和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进展。1958年,东京大学安第斯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就前哥伦布时期印加文化进行研究,工作组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进行过多次考古挖掘。在这之后,考古和人类学研究逐渐在日本的拉美研究中成长和发展起来。^②另外,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两个专业研究平台:一个是1962年由日本外务省发起成立的日本拉美学会,其宗旨在于搜集和交流与拉美相关的经济信息,推动日拉经济、技术与文化合作等。由于系隶属日本外务省的半官方机构,学会相关活动、项目及研究等更多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政策;^③另一个是1964年成立的学术团体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ラテン・アメリカ政経学会,英文缩写JSLA)。当时会员主要来自经济学界,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下文将予详述。此外,如今在日本拉美学界颇为活跃的某些专门机构,也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比如,创建于1958年的亚洲经济研究所(1998年与日本贸易振兴会合并,现名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缩写为IDE-JETRO)。该所1960年成为隶属原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的半官方机构。最初,研究所主要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为研究对象,1962年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涵盖了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④再比如,1964年成立的上智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该所主要职能在于协调各种研究活动,搜集拉美相关信息资料,组织学术研讨,出版研究成果,以及促进日、拉学者间学术与文化交流等。^⑤

20世纪70—80年代,在研究兴趣与研究经费双增长的背景之下,日本的拉美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了进一步提升,研究机构的重点和特长也日益凸显出来。比如,筑波大学的拉美项目特别关注拉美的环境和社会、国际社会中的拉美与日本等议题;如前所述,神户大学是日本移民问题的研究重地,该

^① Gustavo Andrad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8, No.1, Spring 1973, pp. 147-156; Hiroshi Mitani,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 pp. 457-463.

^② 1981年,在日本教务省支持下,在原有安第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东京大学拉美研究系,主要研究安第斯国家,特别是秘鲁的人种和考古。

^③ Gustavo Andrad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 pp. 147-156.

^④ <http://www.ide.go.jp/>.

^⑤ <http://dept.sophia.ac.jp/is/ibero/>.

校经济经营研究所(RIEB)虽非拉美研究专门机构,但在拉美经济研究——特别是巴西经济研究——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日本著名的巴西经济问题专家如川田富久雄(Fukuo Kawata)、西向嘉昭(Yoshiaki Nishimukai)等均来自该所。^①在此期间,由于日本对拉美的铁矿石、石油、大豆、纸张等资源类产品需求增长,双边经贸纽带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受其推动,双方在学术、人文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亦获不同程度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经济停滞及同拉美经济联系减弱的影响,日本的拉美研究已是“繁荣”不再。虽然拉美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是在不断提升,领域也表现得更加多元,但面临的挑战也是异常严峻的。如今,日本的拉美研究只是日本的地区和国别研究中一支比较小的力量,而且多数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研究人员“老龄化”、缺乏后备力量等问题也较为突出。^②

相比中、日两国,韩国的拉美研究起步稍晚,大致始于1970年代。最初,也是介绍多于研究。拉美于此时在韩国受到关注,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西班牙语系在一些高校的建立,二是韩国商界开始对拉美这一待开发的新市场产生出兴趣,三是一些韩国人开始移民拉美。进入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民主化是其中甚为重要的一个背景。很多人开始对拉美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期望从拉美国家摆脱军人政权重回民主轨道的模式中,寻找对韩国有借鉴意义的元素。20世纪最后十年,即韩国拉美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政府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不仅是拉美研究,应该说,整个国际问题研究都得到了韩国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其间,韩国不少高校开始纷纷设立专门的拉美研究机构,学者们对拉美的研究兴趣也渐渐发生了变化,韩、拉经贸交往等相关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的引导作用变得更加明显。近些年,韩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地区研究发展的项目。比如,2008年启动的、为期十年的

^① 两位学者相关研究,可参见 Fukuo Kawata, “Patterns of Export Trade of Argentina and Brazil: A Comparative Study,” *Kobe Economic & Business Review*, 19th Annual Report, 1972, pp. 1-22; Fukuo Kawata, “An Analysis of the Brazilian Balance of Payments: 1960—1972,” *Kobe Economic & Business Review*, 20th Annual Report, 1973, pp. 1-22; Yoshiaki Nishimukai,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Brazilian Economy: A Case Study on the Brazilian Northeast,” *Kobe Economic & Business Review*, 10th Annual Report, 1963, pp. 65-76; Yoshiaki Nishimukai, “Some Problems of the Brazi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1963—1965),” *Kobe Economic & Business Review*, 11th Annual Report, 1964, pp. 137-154; Yoshiaki Nishimukai, “Brazilian Posi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Kobe Economic & Business Review*, 13th Annual Report, 1966, pp. 73-86。

^② 引自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会长浜口伸明教授在2014年12月13日韩国拉美研究协会冬季年会上所作相关情况介绍。

“人文韩国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活跃人文研究的同时加强地区研究。目前,韩国有两所从事拉美研究的机构参与了此项目,一个是首尔国立大学拉美研究所,另一个是釜山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所。据称,目前每个机构每年可从项目中获得 70 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推进学术研究。2016 年,韩国政府又开启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新项目——“人文研究和教育类院校倡议”,主要面向人文类院校进行选择性资助。目前,韩国全境共有 16 所高校被列入首批资助名单。根据要求,受到资助的大学应采取积极的步骤推动本校以外语教学为基础的院系向地区研究转型,比如,法语系可转变为法语非洲研究项目或欧洲研究项目,诸如此类。目前,在拉美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的高校中已有四个——釜山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启明大学和全北国立大学——进入了首批受资助名单。可以想象,未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被纳入到这一项目中,更多的西葡语教学机构可能演变成为拉美研究的阵地。^①

当前韩国拉美研究虽谈不上达到了怎样的热度,但由于双方各领域交往在不断加深,整个社会对拉美问题专家的需求是呈增长态势的,普通人对拉美的认知兴趣也越来越大,学者们对拉美的研究视野亦日趋开阔。

三、中日韩的拉美教学比较

前文讲到,拉美教学在中国是从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开始的,最早的课程是拉美史课程,最早的研究室是拉美史研究室,最早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都是以拉美史为培养方向的。时至今日,这一格局并无特别大的变化。近年,国内西、葡语教学机构的数量在激增,拉美研究界也好像在加速“扩容”,但总体看来,拉美教学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繁荣景象。国内较早的几个拉美史教学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等,如今只有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保留了下来。中国人民大学新近补充了拉美方面的师资力量,但尚无开设相关课程。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拥有教研人员十名余,如今这一局面早已不复存在。湖北大学借助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的契机,于 2012 年成立了巴西研究中心,不过,据悉还没有相应师资讲授有关拉美或巴西课程。

^① 引自 2015 年 7 月 3 日韩国拉美研究协会秘书长朴允株(박윤주)博士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东亚—拉美关系暨中日韩拉美学界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相关发言内容。

以下表1和表2列出了目前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开设的拉美相关课程信息。可以看出,两校各有其特点。北京大学的拉美课程在学科分配上更显多元,除原有阵地历史系仍在继续开设拉美史课程外,国际关系学院近年增设了两门分别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拉美课程,以历史为背景,重点讲述现实问题。同时,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和世界文学所亦向学生提供不少相关拉美文学、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南开大学的拉美课程主要集中在历史领域,通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史均有涉及,有四位主讲教师,本、硕、博课程完整。据授课教师介绍,在实际上课的过程中,会比较注意与现实及动态的紧密结合。

表1 北京大学目前开设的拉美相关课程^①

开课院系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历史系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美洲史(含拉美)	拉丁美洲史专题(硕/博) 拉美发展问题研究(硕)
国际关系学院	拉丁美洲政治(经济)与外交	拉美地区研究(硕)
外国语学院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概论 巴西文学史与文学选读 巴西历史与文化概况 多元共生的巴西文化 西班牙语世界文化研究	西语美洲文学专题(硕/博) 巴西文学专题(硕/博) 巴西电影(硕/博)

表2 南开大学目前开设的拉美课程^②

开课院系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历史学院	拉美史 拉美现代化进程 拉美外交史专题	拉美通史专题(硕) 拉美现代化进程(硕/博) 拉美外交史专题(硕) 拉美政治史专题(硕) 拉美经济史专题(硕) 拉美文化史专题(硕) 拉美对外经济关系(硕/博) 拉美经济史(博) 拉美经济一体化(博)

当然,开设拉美文学、文化类课程的并不只有北京大学。对于西、葡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此类课程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

^①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老师、外国语学院胡旭东、张慧玲、路燕萍老师提供详细的课程信息。

^② 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韩琦老师提供详细的课程信息。

语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对外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等，均开设有相关课程。^①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和对外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还向本专业学生提供有关拉美经济的课程。

日、韩两国在拉美教学方面虽各有特点，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相似，而这几个方面也正体现了与中国在拉美教学方面的差异。首先，将拉美史教学置于核心的情况在两个国家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其次，西、葡语教学同地区和国别研究课程结合较好；再次，涉及的学科门类比较丰富和多元。目前，日本大致有十余所高校开设有与拉美相关的课程，包括东京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上智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南山大学、拓殖大学、独协大学、神田外语大学、神奈川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天理大学、爱知县立大学和神户市立外国语大学等。韩国现有若干高校设有“拉丁美洲研究系”，培养拉美研究专业的本科生，如启明大学西班牙语与拉丁美洲研究系、大邱天主教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等（两系拉美课程情况参见表3）。两所高校的研究生院拥有拉美研究专业的硕士项目，即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和釜山外国语大学全球地区研究研究生院。其中，釜山外国语大学全球地区研究研究生院还有一个拉美研究的博士项目。除了以上这些，韩国另有12所高校的西班牙语言与文学系，配备有拉美相关教研力量和课程讲授，它们是：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全北国立大学、朝鲜大学、

表3 韩国启明大学西班牙语与拉美研究系和大邱天主教大学拉美研究系拉美课程情况

学校、院系	课程名
启明大学 西语与拉 美研究系	拉美研究导论、拉美社会导论、拉美政治导论、拉美经济导论、拉美史、拉美地理与环境、拉美流行文化、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拉美经济政策研讨、拉美种族与文化、拉美政治发展、南美、拉美经济一体化讨论、拉美的国际合作——国际组织与官方发展援助、拉美史特别专题、西班牙与拉美的关系、当代墨西哥、安第斯社会与文化、拉美国际关系、拉美研究特别专题、当代巴西、拉美市场
大邱天主 教大学拉 美研究系	拉美旅游、拉美文化商务、拉美国际关系、拉美体育营销、电影中的拉美、关于拉美国家的学术讨论、拉美的国际发展合作、美国社会的西裔人群、拉美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拉美传统文化、拉美文学专题、拉美特别专题、现代拉美社会与文化、拉美社会方言、拉美田野调查

资料来源：<http://cms.kmu.ac.kr/user/slasis/>；<http://en.cu.ac.kr/sub02/courses/87%20Latin%20America%20Studies.pdf>, 2016-09-10。

^① 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有面向本科生的拉美文学，硕士生的拉丁美洲叙事文学、拉美文学与批评以及博士生的拉丁美洲20世纪叙事文学、拉美新小说研究、拉美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等课程。

檀国大学、德成女子大学、高丽大学、庆熙大学、培材大学、鲜文大学和蔚山大学。^①

四、中日韩拉美研究学术平台比较

在中国，从事地区和国别研究的人员大多任职于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少数可能会选择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等。拉美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专门从事或附带有拉美研究的官方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拉美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其中，社科院拉美所仍为国内最大的拉美综合性研究机构，现有在职研究人员35人，所内设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综合理论等五个研究室，并于近十年间成立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2005）、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2006）、古巴研究中心（2006）、巴西研究中心（2009）、墨西哥研究中心（2013）及阿根廷研究中心（2015）等六个跨研究室非实体机构。

在高校，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不仅在拉美教学方面力量突出，相较而言，在研究领域也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地位。1992年，南开大学成立了教委系统内首个拉美研究的专门机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目前挂靠历史学院。2003年，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立，由历史系负责具体事务。2004年，设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巴西文化中心成立，由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现场揭牌。最近四、五年间，受相关政策和中拉关系飞速发展的影响，国内高校中实体或非实体的拉美研究机构数量出现较快增长。由教育部批准的拉美研究基地——位于四川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和天津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分别成立于2010年和2012年。大致同期或其后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还有清华大学中国与拉美管理研究中心（2010）、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2012）、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2013）、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国秘鲁文化研究中心（2014）、复旦-蒙特雷科技中国拉美研究中心（2015），暨南大学拉美中心（2016），等等。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内设拉美研究机构或人员，因缺乏可靠信息，此处暂不做分析。

^① 引自韩国拉美学会秘书长朴允株博士在2014年12月13日韩国拉美研究协会冬季年会上所作相关情况介绍。

日韩两国情况与有中国既相似也有不同。在日本,与拉美研究有着较密切关系的政府或行业机构主要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株式会社国際協力銀行,英文缩写JBIC)、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办公室等。较为重要的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机构大多聚集于高校,诸如上智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南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京都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所、立教大学拉美研究所等。韩国拉美研究的主要依托力量也基本集中于高校和相关政府机构。就前者而言,1974年成立的釜山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所、1989年成立的首尔国立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1998年成立的釜山外国语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和2007年成立的高丽大学西语民族研究所,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就后者来说,主要包括有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韩国-拉美能源、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合作中心等。

在日、韩拉美研究界,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在推动甚至提升研究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专业学会。虽然,中国也有同类学术团体的存在,但比较而言,日、韩两国拉美研究学会的运作更显规范,学术带动效果也相较明显,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日本,值得关注的拉美研究学术团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最久的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前文曾提到,该学会成立于1964年9月,迄今已存在50余年。截至2015年12月,注册会员人数为155人,每年11月召开一次年会。学会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拉丁美洲论集》(ラテン・アメリカ論集),每年一期,接受并刊发多语种文章。^①另一个是规模最大的日本拉丁美洲研究学会(日本ラテンアメリカ学会,英文缩写JALAS)。该学会成立于1980年6月,截至2015年12月,拥有来自日本拉美研究各不同领域的注册会员576人。每年6月定期召开年会。学会的固定刊物为《拉丁美洲研究年报》(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年報),同样为多种语年刊。^②在韩国,较为活跃的拉美学术团体,一个是韩国拉丁美洲研究学会,另两个分别是韩国葡萄牙-巴西研究协会和韩国西语研究者学会。其中,韩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成立于1986年,截至目前共有会员约350人,主要来自人文和社科领域,每年6月和12月召开夏、冬两次会议。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出版季刊《亚洲拉丁美洲研究杂志》(As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该刊创刊于1988年,以韩、西、

^① 参见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官网:<http://www.js3la.jp/>。

^② 参见日本拉丁美洲研究学会官网:<http://ajel-jalas.jp/>。

葡、英四种语言出版,为EBSCO检索刊物。^①

目前,中国与拉美研究相关的学术团体主要有以下三个:(1)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于1984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主管,目前会员人数约200人,另有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对外友协等单位会员近十家。2013年10月起,编辑内部刊物《通讯》。自成立以来,学会共举办年会20余次,主题包括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84)、拉美对外开放政策(1985)、战后拉美政治进程和中拉关系(1986)、拉美经济调整和发展(1987)、跨入90年代的拉美(1988)、尼加拉瓜革命和中美洲形势(1989)、当前美拉关系(1990)、世界新格局与拉美(1991)、拉美国家当前形势与政策动向(1992)、拉美的投资环境与市场(1993)、中拉关系(1994)、当前拉美发展模式(1995)、拉美国家经济改革(1996)、拉美经济区域化与一体化(1997)、世纪之交的拉美及中拉关系(1998)、当前拉美形势和国企改革(1999)、中国“入世”后的中拉关系(2002)、20世纪拉美变革与发展(2003)、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教训(2004)、中拉关系的回顾与展望(2005)、拉美国家在社会和谐方面的经验教训(2007)、中拉关系60年(2009)、国际变局中的拉美(2013)、展望中拉合作新阶段(2015)等。^②(2)中国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会。1979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中国拉美史学界在武汉召开中国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期间成立此会。主管单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目前秘书处设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拥有注册会员约180人,内部刊物为《拉美史研究通讯》。截至目前,研究会共召开了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和11次学术研讨会,相关主题包括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1982)、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拉关系的历史演变(1986)、哥伦布航行美洲(1988、1991)、20世纪拉美的重大变革和21世纪拉美史研究的重点与方向(1999)、20世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2003)、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2007)、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2012)、全球史视野下的拉丁美洲文明(2016)等。^③(3)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979年10月,1982年举行首届年会时,改名为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归属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分会,目前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79年以来,研究会主题探讨中多有涉及拉美文学的内容,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1983)、拉美文学的崛起与发展(1985)、从

^① 参见韩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官网:<http://www.lasak.or.kr/>。

^② 感谢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刘东山先生提供的详细信息。

^③ 感谢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董国辉教授提供的详细信息。

拉美新小说看二十世纪拉美文学走向(1988)、西葡拉美文学在中国(1994)、面向新世纪的西葡拉美文学(2008)、拉美“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以及西葡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与走向(2013)、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中国(2014)、当代西葡拉美文学创作的趋势与嬗变、西葡拉美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2015)等。^①

比较来看,中国的拉美研究学术团体在某些方面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试举两点:其一,日、韩两国的拉美研究学会,无论规模大小,都有自己的网站。从功能上讲,一是体现了学术活动的规范性,二是发挥了信息共享与交流平台的作用,三是便于进行有效的自我宣传。在本文提到的中国三个拉美研究学术团体中,目前只有中国拉丁美洲学会设立了专门网站。^② 其二,日、韩拉美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除了定期举办年会和专题研讨外,出版会员成果、建设专业期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全年工作的核心。中国上述三个学术团体目前尚无自己的正式刊物。经费可能是一个制约因素,不过与上述差异的存在之间也并非完全正相关。据悉,目前中国大多学术团体每年可申请获得的经费额度上限为五万元,这同比如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每年的预算(80万日元)基本相当。

五、中日韩拉美研究学科分布与议题比较

国内拉美学界凡参加过美国主导的拉美研究协会(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LASA)年会的学者,通常会对年会内容的丰富多彩惊叹不已。笔者也毫不例外,若问及对于拉美研究协会年会的“参后感”是什么?笔者的回答可能是“痛苦”——在短短两三天内、在上百场内容无所不包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漫谈会以及文艺活动中做出选择的痛苦。当然,拉美研究协会年会这种壮观场面,绝对称得上特例。日、韩的拉美研究,与美国拉美研究的可比性也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在这两国,追求拉美研究的跨学科联系和推动拉美研究多样化的努力是十分明显也较为有效的。目前在中国,尚未有看到这种趋势,拉美研究很大程度上依然局限于人文社科领域——而且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若干学科。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可以试着做一些对比。以下是一幅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现有 155 名会员学科背景图,

^① 整理自相关期刊及网络通讯报道。

^② 参见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http://www.ilas.org.cn/>。

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会员成分的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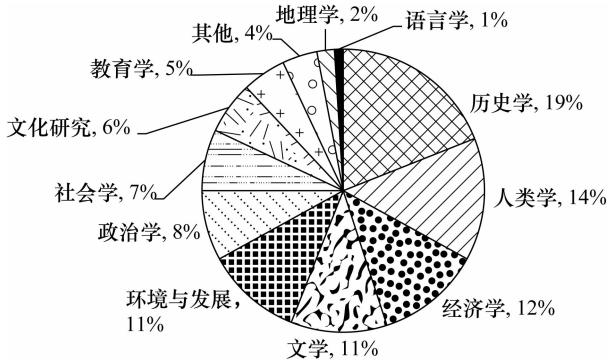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会员所属学科

资料来源：浜口伸明教授2014年12月13日在韩国拉美研究协会冬季年会上所作关于日本拉美研究的情况介绍。

由于缺乏中国拉美研究学会对应统计数据，本文在此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为考察对象，归纳整理出该所目前35名在职研究人员专业领域分布情况，略作对比。（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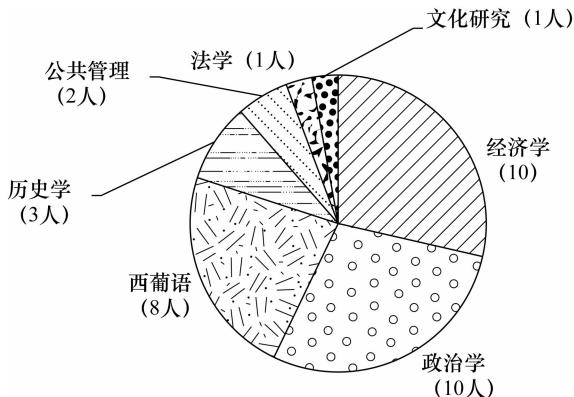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人员专业领域分布

注：依据该所网站提供信息整理绘制。

如果将视角缩小至人文社科领域，可以比较一下中日韩三国在拉美研究所涉议题方面有何异同。这里，中国的情况主要参考了目前国内第一份同时也是唯一一份拉美研究的专业刊物、由社科院拉美所编辑出版的《拉丁美洲研究》。该刊原名《拉丁美洲丛刊》，1986年改用现名。1979年创刊时为季刊，1982年改作双月刊，截至2015年12月，共出版了217期，发表文章3276篇。

下表列出了自 1980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研究》所刊文章涉及的一些重点议题。

表 4 1980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研究》所刊文章涉及的重点议题

时段	议题			
20 世纪 80 年代	经济	中拉对外开放比较,外资对拉美国家工业发展的影响,相关国家经济特区政策,拉美的债务危机及其应对,战后拉美经济思潮和发展战略等		
	政治	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拉美政治思潮,中美洲局势及其后和平进程、南美诸国民主化进程、拉美的中间阶层,主要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等		
	外交	拉美对外关系中的自主趋势,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新动向,苏联同拉美各领域关系,欧共体同拉美的经济关系,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之船”等		
	其他	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战后拉美反帝反殖斗争,拉美华人华侨,拉美扫盲运动,人口问题与城市化进程,魔幻现实主义,拉美“新小说”等		
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	新自由主义,依附理论再认识,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金融危机,新结构主义,非正规经济等		
	政治	拉美发展模式转换,中美洲和平进程,拉美国家政治改革,执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现代化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与工会运动,腐败现象及其根源等		
	外交	美国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政策,毒品问题与美拉关系,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国际新秩序与拉美,中拉各领域关系,俄罗斯与拉美的关系等		
	其他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拉美国家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失业问题与政府就业政策,中拉教育改革比较,人口发展趋势及相关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等		
2000 年 至今	经济	阿根廷金融危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拉美国家竞争力国际比较,贸易自由化与拉美新产业政策,中拉贸易摩擦与争端,“中等收入陷阱”等		
	政治	新世纪拉美民众主义,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厄瓜多尔“21 世纪社会主义”,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		
	外交	美拉关系及美国对拉政策,中拉各领域关系,拉美国家外交政策调整,巴西的崛起,查韦斯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拉美国家海洋争端及解决等		
	其他	拉美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就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贫困与反贫困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印第安文化与政治运动,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注:根据 1980 年以来《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篇目整理选取。

此外,本文详细考察了《拉丁美洲研究》最近十年间所发文章情况。自 2005 年第 1 期至 2015 年第 6 期,该刊共刊出文章 944 篇,除去会议发言稿 38 篇、形势评论稿 34 篇,译文 56 篇、书评 32 篇、动态稿 125 篇及相关资讯 18 篇等,研究类稿件共 641 篇(占总数 67.90%)。这其中,涉及拉美经济的共 161 篇、拉美政治 142 篇、拉美社会 102 篇、国际关系 95 篇、中拉关系 86 篇、拉美历史 41 篇、拉美文化 14 篇(各部分占比情况详见图 3)。

其中,涉及国别研究的文章总数为 256 篇(占全部研究类文章数量的 39.94%)。关于巴西和墨西哥的篇数最多,分别为 78 篇和 50 篇(合计占国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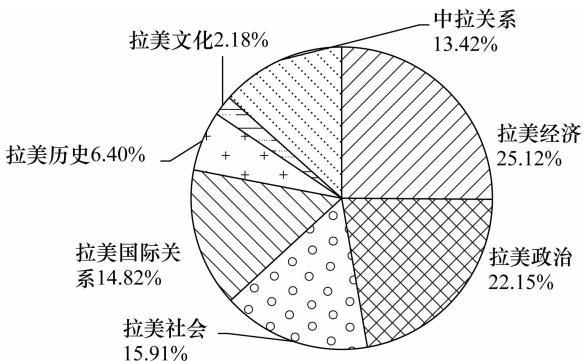


图3 2005—2015年《拉丁美洲研究》所刊文章中研究类稿件涉及领域分布

类文章总数的一半),以下依次为:阿根廷40篇,智利23篇,古巴17篇,委内瑞拉15篇,秘鲁11篇,乌拉圭5篇,哥斯达黎加5篇,玻利维亚4篇,哥伦比亚4篇,厄瓜多尔2篇,巴巴多斯1篇,苏里南1篇(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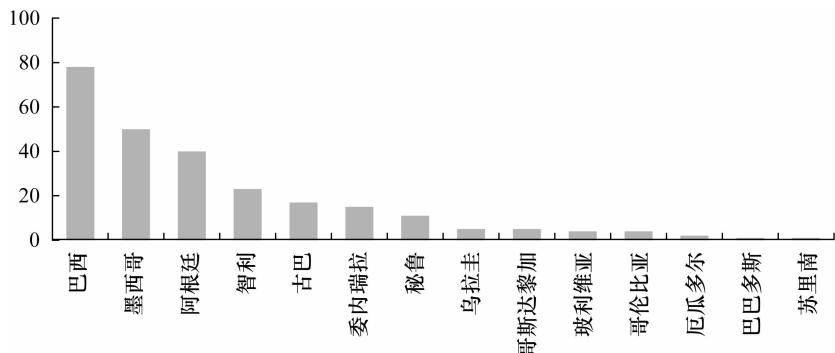


图4 256篇国别研究文章的具体分布情况(单位:篇)

总的来看,中日韩三国学者对于拉美特定时期的重大议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比如20世纪70—80年代,格外关注“依附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发展理论、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国家宏观经济危机、民主化进程、中美洲冲突,债务危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民主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相关话题外,对拉美一体化、大国关系、新左翼政权及许多社会问题也有不少讨论。同时,受各自国内背景、同拉美国家关系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每个国家又都有一些各具特色的话题,比如,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对拉美改革开放的关注和比较等,日本学者对日本在拉移民和拉美赴日劳工问题的追踪和探讨,韩国拉美学者对拉美民主与民主化议题的“情有独钟”。

以下来自日、韩的数据有助于在对比中看到存在于三国拉美研究中的一

些结构性差异。由于事实上存在的语言障碍,有关日、韩两国拉美成果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双方学者既有成果。日本方面,这里引用的是浜口伸明教授所作的相关统计。他选取的是日本拉美研究界的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即日本拉美研究学会的《拉丁美洲研究年报》、日本拉美研究社会科学学会的年刊《拉丁美洲论集》、上智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所的半年刊《伊比利亚美洲研究》(イベロアメリカ研究)和日本贸易振兴委员会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半年刊《拉美报告》(ラテンアメリカレポート),并主要聚焦于2011—2015年间发表的成果。^①同样,在统计时,浜口伸明教授将通讯、书评、发言等各类其他稿件排除在外,仅对136篇研究类文章所涉国别(地区)及领域做了分类和统计。国别(地区)统计结果参见图5。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大领域中,涉及较多的关键词包括“政府”“选举”“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经济政策”“工业”“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运动”“教育”“社会政策”“制度”“犯罪”“贫困”“自然灾害”“环境”“文学”“语言”“研究调查”,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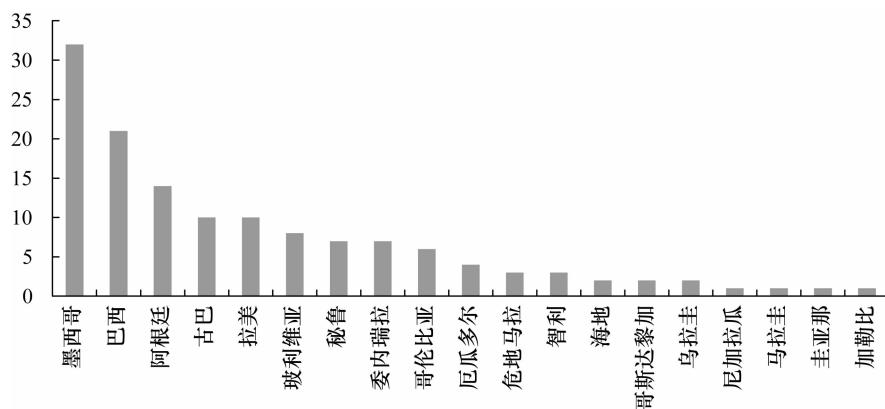


图5 2011—2015年日本上述四部刊物中136篇研究论文所涉国别(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2015年7月3日浜口伸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东亚—拉美关系暨中日韩拉美学界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材料。

稍作比较可以看出,日本的拉美研究关注的几大领域与我们并无明显不同,略有差异的是,中文的研究成果中总数最多的在拉美经济领域,日本学者明显对拉美政治的研究兴趣更高。另外,就上述样本来看,日本拉美研究中国

^① 以上四份刊物网址分别为:<http://ajel-jalas.jp/nenpou/index.html>; <http://www.js3la.jp/journal.html>; <http://dept.sophia.ac.jp/is/ibero/portugues/>; <http://www.ide.go.jp/Japanese/Publish/Periodicals/Latin/>。

别研究成果远多于以“拉美”整体为讨论话题的成果,二者在136篇文章中各自占比为91.18%和8%。回看此前对于2005—2015年间《拉丁美洲研究》中641篇研究文章的统计,其中国别研究类文章占比不足四成,其余多为“大而化之”的地区研究。韩国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大致介于中国与日本之间,但相对更接近于日本。关于韩国的数据,这里引用的是韩国威德大学洪旭憲博士的相关统计结果。根据他于2012年刊发于韩国《亚洲评论》上的文章,1971—2012年,韩国国内涉及拉美研究的期刊文章总数为3982篇,其中,国别研究类占绝对优势,而以拉美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数量有限,在研究所出版的专业刊物中,后者占比不足5%(表5)。

表5 1971—2012年间韩国关于拉美研究的期刊文章数量及国别/区域分布

	墨西哥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阿根廷	古巴	拉美	其他	总数
所有期刊	657	510	296	257	240	207	684	1815	3982
电子期刊	373	281	197	65	134	124	603	1195	2370
研究所期刊	120	113	52	21	45	10	29	242	603
其他	164	116	47	171	61	73	52	378	1009

资料来源:洪旭憲:《韩国拉美研究的趋势》,《亚洲评论》2012年第2卷第2期,第158页。(홀록현, “한국의라틴아메리카지역연구동향”, 아시아리뷰, 제2권, 제2호, 2012, 158쪽)

概言之,国内的拉美研究更多是地区研究,国外的拉美研究则更多着眼于国别。由此出发,又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差异。以国别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巴西研究来说,上述提到的78篇中文文章中,较多见的主题词包括巴西崛起、大国外交、巴西经济、总统选举、城市化、社会保障等;在日本相关专业刊物中有关巴西的研究涉及的关键词包括代议民主、地方政治、“长尾效应”、公务员激励机制、法制环境、巴西公司法、控股方义务、道德消费、消费者保护体系、违宪审查、公共卫生系统、同性恋、暴力犯罪、社区警力等。

结 论

毋庸讳言,过去40多年来,同其他地区和国别研究一样,中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许多有目共睹的成绩,这其间,不少前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方便我们今天找得到一个个回溯的起点。现时与往昔,太多方面不可同日而语,值得骄傲之处很多,此处不再重复,结论部分想谈谈问题和思考。一些问题或许

是学界早已意识到却因各种原因未得改进的,另一些问题则可能需要被置于某些坐标中方能看得清晰、悟得深刻。以下重点谈四个方面。

第一,语言是从事任何地区和国别研究的前提,拉美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在中国,虽然情况也在逐渐变化,但主要依靠英语而非西葡或其他相关语言从事拉美研究的专业人员,数量上依然居多。抛开主观因素不谈,单就客观原因而言,也可举出许多,比如,目前国内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学习与相关专业学习的割裂,从事拉美研究的第一大语言西班牙语被长期视作“小语种”,等等。不过,诸如此类的约束并非完全无解。借鉴韩国的做法,在西葡语系向学生提供适当数量的拉美课程,甚至鼓励部分语言类院系向地区研究倾斜或转型,似乎也是可行之举。事实上,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综合类院校中,对语言类专业学生而言,修习地区和国别研究课程,完全可以在学校的平台上得以满足,真实的问题可能是,从事相关专业学习的学生,难以获得西葡语学习的对等机会。

第二,地区和国别研究应是跨学科的综合努力,拉美研究亦是如此。从习惯上来讲,地区和国别研究往往被视作比较政治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多少会略显狭隘。事实上,看懂或读懂一个地区或国家,很多时候离不开综合的学科知识背景,如能将多学科的成果与方法自觉融入所涉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对于更好地理解纷繁复杂的现象和过程无疑会产生积极效果。笔者非常赞同李慎之先生 25 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学者必然会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地区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不能不深入到它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这样,地区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越来越转向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文学。地区研究的综合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单一性之上”。^① 对于以“混合”为基本特征的拉美而言,可能更应朝此方向做出努力。

第三,任何一组国家“集群”总是同一性与差异性共存,地区研究不应也不能取代地区范围内的国别研究。事实上,在目前国内的地区研究中,笼而统之的地区话题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现象,恐怕非拉美研究所独有。然而,使得种种外来的理解方式无能为力的,恰恰是异质而非同质性。国别研究是比较的基础,而后才可能产生所谓地区研究成果,这应该是基本的逻辑。如今,

^① 李慎之:《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前言》,[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1 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很多情况下,这一逻辑似乎被颠倒过来。泛而不深、空而不细,对内在多样性缺乏足够认识,本是存在已久的问题,近来好像有加重的趋势。再者,如开篇所说,“拉美”一词涵盖了北美、中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周边近50个国家和地区。种种原因,可能对其中一半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尚缺乏基本的了解,在此背景下谈论“拉美”,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地区和国别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应考虑到一些现实功能,然而,可靠的政策研究归根结底需要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基础。而所谓扎实的基础研究,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对研究对象做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同时牢记“必须从他们、而非我们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近年,国内的拉美研究看似繁荣,然背后数量与份量、速度与价值的失衡等,也都是不争的事实。诚然,就研究的外部条件而言,确实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个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可能之间或许永远存在着矛盾和差距,尽管如此,个体的努力和改变应该总还是第一位的。